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一百一十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部
審定

高等小學
中國歷史讀本 二册五角

吳曾祺編

學部評云綜挈綱領於歷代治亂興衰之迹莫不苦心鉤考臚列詳明文亦淵雅可誦措詞精當體裁純正敘述國朝史尤多扼要深合史例

高等小學
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 四册七角

是書分四册共二百四十課約十萬言文辭雅馴體例精當書中插入歷代圖表最爲醒目末附人名地名異譯表以備參考

高等小學
中國歷史教科書 二册一元

是書分爲七卷卷一自太古迄國朝凡歷朝大事各立標題分別備載繁簡適當斷制謹嚴

學部
審定

東洋歷史教科書 二册三角

學部評語云是書敘次簡明體裁亦合惟原書謂編供高等小學堂之用查奏定章程高等小學堂止有中國歷史一科至中學第二三年乃有亞洲各國史及東洋史其程度當先就日本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印度波斯中亞西亞諸小國講其實沿革之大略宜詳於日本及朝鮮安南暹羅緬甸而略於餘國詳於近代而略於遠年五十年以內之事尤宜加詳並宜示以今日西力東漸東方諸國之危局是此書再加添補可以當中學第三年下學期與第四年上學期亞洲各國及東洋史之用以後續授西洋史或西史課程較爲合宜

高等小學
西洋歷史教科書 二册每部五角

條理井然首尾貫串每事皆摘舉綱要列爲款目便於記憶末附中西合璧地名人名表以便檢查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

唐

憲宗皇帝

〔癸〕元和八年春正月權德輿罷李吉甫李絳數爭論于上前德輿居

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

貶于頔爲恩王名連代宗子傳初頔在山南憚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尙主上以

普甯公主妻之因諷使入朝德宗時加同平章事及是復加司空奉朝請旣而頔以久留長安鬱鬱

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敏賂之求

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還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頔素服

詣闕請罪左授恩王傳紹朝謁敏流雷州唐置今廣東雷州府是季友等皆貶官事連

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申承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杖

殺鑒虛薛存誠字資明寶鼎人

徵四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

夏六月大水上以爲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

徙受降城此中受降城也注見前于天德軍元和志天德軍本安北都護舊理西受降城天寶中于大同川西築城名曰天安軍移理焉乾元後改爲天德軍西南移永清

即此悉代通鑑輯覽

兵籍軍實有名無實
憲宗平時檢閱
漫絳言而止
始驚會絳
罷而即止
邊防臣去
視相以爲
政何元結
方有事宜
戎若不疑
記載者不
無舛辭

柳至元和八年復移軍于大同川之舊城

先是振武

注見前集覽是條釋振武爲雁門考雁門即今代州唐書地理志代州有神武軍非振武也集覽誤

河溢毀

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天德故城

東南去中受降城二百里

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

衝要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避河患退二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

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

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同士卒用吉甫策

時以受降城騎士并隸天德軍李絳言于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

使聚其財貨以結僇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于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

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

在今靈昌府靖遠縣西南烏蘭關外唐于此置烏蘭縣後沒于吐蕃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

貯材于河側

祖厲河之側也祖厲音嗟賴在靖遠縣西南北流入于南河

朔方常潛遣人投之于河終不能成

虜知節度王泌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

禦寇不暇

〔午甲〕九年春正月李絳罷

絳屢以疾辭位至是罷爲禮部尙書

初上嘗謂宰相曰卿

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勢與皆謝不敢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尙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爲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甚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附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

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顧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舍豈可必使之與小人舍然後謂之非黨邪

以吐突承瓘爲神策中尉初上欲相李絳先出吐突承瓘爲淮南監軍

至是絳既罷召還承瓘復以爲左神策中尉

夏五月復置宥州

在今郭爾多斯右翼前旗有新舊二州俱唐置元和志慶宥州在鹽州東北三百里元和九年置

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

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

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獷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更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淮西遠醜

復延歲月之命爲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

弘靖宰相子少有令名歷官河中節度

使及是遂入相

字元理延賞子自張嘉貞及延賞弘靖三世爲相時號其里第曰三相張家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棕

字永裕伯之孫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

婿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婿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尙主皆取勳戚

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

猶言清職

者諸家皆不願惟杜佑

孫棕不辭遂以棕尙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

暖之女

所生有賢行杜

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

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

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閨月。吳少陽死。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州茶山。

壽州與六安霍山接界。山多產茶。

以

實其軍。至是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

初少陽聞吳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

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及是元濟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為謀主。李吉甫。吉甫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而國家常宿數十萬兵。備之勞費不支。失令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輓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弼。祭不得入。而還。吳武陵。信州人。董重質。吳少誠之婿。

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李吉甫以為汝州捍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

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以烏重

胤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

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冬十月。同平章事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吉甫為淮西

地圖。未及上而卒。上敕其子獻之。以貫之同平章事。

貫之先為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實行。嘗從容

奏曰。禮部侍郎重子宰相。上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對曰。然。然為陛下。宰相者。得無重乎。上美其言。改尚書右丞。未幾遂相。

〔乙〕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

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之。

時又詔郭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

禮部重子宰相。逞臆說而不中。宰以理彼。蓋所以為取士。所以為儲材。其言未幾。也。

遂以爲相
可謂以言
取人而實
知任賢之
輕重矣

宗元黨附
叔文自取
戮辱韓愈
作誌以爲
不自愛惜
語涉周旋
若禹錫既
以失身獲
譴而還朝
向而還朝
艾其言讎
忿其罪讎
同科乃與
賢金紫濫
賞屢叨守
正如裴度
汲汲爲者
又何惜宗
韓志惜有
元不得應
力推挽爲
即指是而
發蓋均爲

吳邪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具威如
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淫泆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故每
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蹏殺困人公綽命殺馬以祭
之柳公綽字寬華原人李聽字正思晟之子

三月以柳宗元爲柳州唐置今廣西刺史劉禹錫爲連州隋置今州刺史王

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

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見注

前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

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爲上言上曰爲人子不自謹貽親

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

朕所言以責爲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

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爲文雖坐廢名蓋一時在柳州頗著政績既歿州人懷之廟于羅池以祀焉

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種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免樊燕多動搖春風
耳意祇權近聞者益潯之尋以裴度薦爲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會昌中卒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

盜焚河陰轉運院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

二千人趨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

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

文人氣類
陋習所中
非正道也

因劫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恒懼多請罷兵上不許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敝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傷裴度首上悉以兵事委武

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爲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于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苙露刃以衛之

賊遣紙子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屍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彈涕言請與裴

盜殺宰相
事出非常
搜捕豈容
刻緩乃所

中丞爲相大衆賊黨于是詔內外搜捕賄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爲捕得鞠之詔出承宗表并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詔晏等而師道客覆過去

可感于賊
人詭計竟
爾觀望遲
疑使非許
孟容劉切
進言幾欲
置之詔不
及下詔大
索又告李
則妄以李
代桃僵雖
元膺購募
山棚罪人
斯得尚欲
掩飾前非
不加窮治
豐足以肅
法紀而申
國憲由是
觀之憲宗
之平淮蔡
蓋幸耳非
真能恢弘
太宗之業
者也

以裴度同平章事。度病創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

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

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

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

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于私第

見客許之。

秋七月。詔絕王承宗朝貢。

八月。己亥朔。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師道置留後院于東都。潛內兵數百人。

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

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

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

皆驍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

官軍共圍獲之。案驗得其魁。乃中獄寺僧圓淨。爲師道買田伊闕陸渾

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圓淨本史思明將。勇悍過人。時年八十餘。捕者得之。奮鎗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一
敢稱健兒乃自置其醜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

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卒數人皆

受其職名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

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

是冬盜焚柏崖倉又焚獻陵縣宮永巷明年春盜復斷建陵門戟

九月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

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它材能但傾府庫以資士卒賂宦官擁衆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爲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卽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

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出爲河東節度使

翰林學士錢徽

字蔚章吳興人

知制誥蕭俛罷

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

徽俛以警其餘

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

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

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王承宗

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鄒士美字和金鄉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

之衆于柏鄉隋縣今屬趙州

二月以李逢吉字虛舟元道營孫同平章事逢吉知禮部貢舉未已事卽拜同平

章事詔禮部尙書王播字明敷揚州人署榜逢吉險譎多端既得位務儉好惡

三月皇太后王氏崩諡莊憲合葬豐陵

夏四月以皇甫鎛涇州臨涇人判度支鎛始以聚斂得幸

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于鐵城在今汝甯府遂平縣西南胡三省注卽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時諸

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

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之略察

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

兵邪于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

秋八月。韋貫之罷。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為吏部

侍郎。

九月。李光顏。烏重胤。拔淮西陵雲柵。

在今陳州府句水縣故城。水城西南當郛城之東。

先是。光顏重胤。

敗淮西兵于陵雲柵。及是。遂拔之。

加李師道檢校司空。師道聞拔陵雲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

檢校司空。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

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

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

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

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

宣慰。因留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十二月。以李愬字元直。諱之兄。為唐鄧節度使。先是。高霞寓兵敗坐貶。以袁滋為

彰義節度使。理唐州。滋至州。吳元濟聞其新興柵。

宋白曰。柵在吳房縣西南。吳房故城在今汝寧府遂平縣四。

躍馬衝其前者。即平民有罪。予杖已足。蔽辜京兆。雖以肅清。盤穀為任。亦豈可因。衝已導而。公綽此舉。非惟草菅人命。幾于弁髦。章及上怒。詰不巳。飾焉。知唐突者。之無禮而。

不知專擅者之更非
禮也或猶
以公綽爲
風厲真不
知政衡者

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貶滋以李愬代之
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
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
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
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
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

初置淮潁水運使

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

本漢項縣隋改項城今屬陳州府入

潁輸于鄆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丁酉〕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

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

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勅置行縣以撫之

三月淮西文城柵

卽鐵城注見上降

李愬遣十將

軍中小校也

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

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禽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
剗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爲
捉生將士良言于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
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禽之則秀琳降矣

遂禽光治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秀琳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于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旣而董昌齡

蔡人

以鄆城降。

元濟以昌齡爲鄆城令。而實其母楊。楊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再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進逼鄆城。昌齡乃舉城降。李光顏入誘之。

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守洄曲。

一名時曲。在商水縣西南。澗水于此洄曲故名。

元濟悉發親近及守

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

昌齡授鄆城令。兼監察御史。後紫平而母在封北平郡太君。

夏五月。罷河北行營。

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歷二年無功。月費度

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

取恆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李愬禽淮西將李祐。

字慶之。史不詳何所人。

愬與吳秀琳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

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

在遂平縣東南。

時帥士卒割麥于張柴

村。

在文城柵之東。

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禽之以歸。將士爭

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

莫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諸軍亦曰有牒稱得賊謀者。言祐爲賊

內應。愬恐謗先達于上。已不及救。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

無以成功。詔以還愬。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

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

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翹除其令使厚待之謹反賊情告翹翹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剽山不利衆皆憤

恨翹獨歎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

期山隋縣今汝寧府確山縣是

六月吳元濟請降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詔許之而爲

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秋七月大水

以孔戣爲嶺南節度使

先是明州

唐置今浙江甯波府是

歲貢蚶

呼甘反蚌屬橫縱其理五味自充

蛤

台葛

反小于蚌而殼薄其文如貝

水陸遞夫勞費華州刺史孔戣奏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相

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者可與也乃以戣爲嶺南節度

使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崔羣同平章事

考唐書憲宗紀崔羣同平章事在是

年七月丙辰與裴度使淮西制同日俱下通鑑因之綱目移在九月今改正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上亦病之

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

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

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

悅命度以平章事兼節度使仍充宣慰招討處置使以戶部侍郎崔羣

同平章事制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字會元扶風人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

行軍司馬將行言于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

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字穀士德蔡之裔

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阻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

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鄆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

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

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李逢吉罷逢吉既與裴度異議上知而惡之遂罷爲東川節度使

初上爲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曰宿小人豈得諫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上不悅會逢吉罷遂竟用宿張宿本寒人自

云諸生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陰陽家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爲

往亡九月以寒露後二十七日爲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

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

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

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禽吳元濟檻送京師李祐言于李愬曰蔡之精

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

已成禽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

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騎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

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

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

守烽之卒

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

糲整羈勒留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

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

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

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

近城有鷺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

自吳

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

一人知者祐忠義鏐

也

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

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鷄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

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于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

怯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